

□于晓斌

一棵古树，犹如一位时间老人，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沉淀。在莒县浮来山，有棵号称“天下银杏第一树”“银杏之祖”的银杏树。有关测量显示，古树的主干周长约十六米，需七八个成年人伸展双臂方能环抱；树高约二十七米。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此树进行专题研究，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杏树。

古人不见今时树，今树曾经见古人。这棵银杏树，不仅是体格上的巨无霸，树龄也独领风骚。据大树前立于清顺治年间的碑文记录：莒、鲁两国和睦，纪国国君从中调处，莒、鲁两国国君于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会盟于这株大银杏树下。这就是史书《春秋》所记载的“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当时这株银杏已是参天大树。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莒州太守陈全国在该树下立碑刻石，称此树“盖至今已三千余年”。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任林举在《莒有巨树》一文写道：“我见到浮来山上的老银杏时，正是夏季，它张开巨大的绿色伞盖默立于定林寺之侧，确切地说是定林寺默立于古树之侧。虽说定林寺是声名远播的‘千年古刹’，但从建立到今天满打满算也不过1500多年的历史，与那棵古老的银杏树比，也是地地道道的后生。至于周遭的刘勰校经楼、千年古观朝阳观、世界之最檀根王、文心亭、卧龙泉、莒子墓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

老银杏树苍劲的树干上，随着一年四季的轮转，不断萌发出新绿叶片。让我最惊叹的，还是秋天的银杏树。“从来银杏不负秋，如画山河任君游。”杏叶的黄，是一种纯粹的金黄，不像梧桐叶黄中夹杂着褐色，也不似其他树叶渐渐变黄，银杏总是叶缘先微微泛黄，随后整棵树迅速披上金黄的外衣。

银杏的美从古至今被文人雅士称赞着，为它写诗赋词，抒发胸臆。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有“华枫枰栌”和“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蔭猋”的描述，歌颂银杏的古老雄壮和枝繁叶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有诗云：“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孚。绛囊因入贡，银杏贵中州。”于是我们知道，银杏在宋代还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鸭脚”，古人觉得银杏叶形状像鸭掌，于是象形化来命名了。直到北宋末年，鸭掌树才改名“银杏”，沿用至今。能有这么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得归功于那个不务正业的书画家皇帝——宋徽宗赵佶。据说，孔子的后人把用蜜汁和银杏果做成的菜肴进贡给宋徽宗食用，宋徽宗品尝后赞不绝口，他看到银杏果色泽润白，形如小杏，便赐名“银杏”。从此，鸭掌树就被改名为“银杏树”了。后来，孔子的后人索性把这道家传菜起名为“诗礼银杏”。

而银杏叶飘落的情景，亦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满地的银杏叶给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感觉。“鸭脚半熟色犹青，纱囊驰寄江陵城”，这是张商英笔下的银杏叶，他将银杏叶比作鸭脚，形象地写出了银杏叶的形状。而在李清照的词中，“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则赋予了银杏叶高贵、优雅的气质。银杏叶飘落，在古人眼中，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情感的寄托，对生命的感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浮来山还因山中定林寺、刘勰故居而闻名天下。目前国内见有记载的冠名定林寺的有五六处，与刘勰有关的共三处，其中两处江苏南京钟山，分别被命名为上定林寺和下定林寺(仅存遗址)，史称南定林寺；另一处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浮来山定林寺，史称北定林寺。

刘勰，生于公元465年，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历任奉朝

【史地新知】

# 浮来山银杏与刘勰的《文心雕龙》

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为昭明太子萧统和宰相沈约所重，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名著《文心雕龙》的作者。

“二十四史”中的《梁书》和《南史》都有记载，说刘勰受朝廷敕命与慧震法师在定林寺完成佛经校勘工作后，正式剃度出家，改名慧地。刘勰虽是“东莞莒人”，但“世居京口”，投靠当时的大德高僧僧祐。他在定林寺一待就是十几年，却没有剃度出家。寺庙的生活自然是枯燥的，但对刘勰来说，却正是博览群书的大好时机。他帮助僧祐大规模地整理佛经，自己最终也成了“博通经论”的佛学家。

按说刘勰与莒县浮来山的北定林寺，似乎没有什么渊源和关联，为什么偏偏将这里确定为刘勰故居呢？根据史学家提供的鉴定和史料考证：刘勰“变服”出家后不久，即潜回莒地原籍，在浮来山创建或主持定林寺，并于此埋头校经。

至于刘勰为什么撰写《文心雕龙》，还有一个传说：在刘勰30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祀之器，跟着孔子往南走。身居佛家寺院的刘勰却梦见了孔夫子，可见其无出家之念，而只是想建功立业。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三不朽”，能居其一就可以不朽了。于是，刘勰把目光放在了“立言”上，决心写一部旷古绝今的“论文”之作。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在晨钟暮鼓之余，埋头校经，“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直至圆寂，骨灰葬于寺西。《文心雕龙》之意是写文章必须用心，就像刻镂龙纹那样精雕细刻，最终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

史载，定林寺始建于东晋。现在的寺院为清朝同治年间重修，分前后中三进院落，自前向后依次是山门、大雄宝殿、校经楼、三教堂等。校经楼是定林寺主要建筑之一，它位于穿过大雄宝殿后的第二进院落，原名“毗卢阁”。

据《南史》记载：“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传说刘勰定居浮来山后，每日走出定林寺后门，登上佛来峰顶，在一块巨石上坐定诵经。一日，刘勰正专心诵经，忽然一阵山风飘过，把两卷佛经吹到半空，不知去向，刘勰无奈回到寺里，一眼看见大佛殿后的高台上端正放着刚刚失落的两卷经书。这座土台高不过六尺，方长不出三丈，但背坡向阳，苍松翠竹，天然屏障，正是静心读经的好地方，于是刘勰选定这方宝地，亲绘草图，建成二层楼阁，取名“校经楼”。1962年为纪念《文心雕龙》成书1460年，郭沫若亲题“校经楼”，刻石嵌于一楼门楣之上。如今，校经楼已辟为刘勰生平事迹陈列馆，馆内有刘勰塑像、生平介绍、《文心雕龙》各种版本、研究文献及纪念文章。此处佳木蓊郁，紫藤飘香，静谧优雅；楼墙一侧附满莨萝，绿叶莹洁，为小楼增添了幽幽古意。

浮来山的灵性 & 莒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或许正体现在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中。正如他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刘勰的文字充满了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洞察与感悟，他提到“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文字与情感紧密相连，仿佛笑声与哭泣都能通过文字传达。而“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则进一步揭示了创作与阅读之间的情感共鸣，令人读来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一草一木皆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曾经的翠绿，如今的金黄，老树傲然挺立，静静地聆听着寺院的晨钟暮鼓，感受着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注视着无数如我一般的匆匆过客……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文化观】

## 千年古韵这样走进「良渚论坛」

□肖焕

10月18日，在浙江杭州开幕的第三届“良渚论坛”以“文明重光：文化遗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为主题，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300余位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负责人、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齐聚一堂，围绕远古文明的当代价值、博物馆功能拓展、文物活化利用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

在本次论坛的四个分论坛中，“薪火相传：博物馆功能拓展与文物活化利用”分论坛颇为引人注目。“我们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推出‘中华文明云展’，将博物馆实体展厅映射到数字空间，让观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随时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的历史脉搏。”国家博物馆馆长罗文利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国博的“中华文明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通过全景三维还原实体展厅，利用3D扫描技术呈现文物细节，人们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在移动端上以第一视角漫游，甚至能放大缩小文物模型观察细节。AR与VR技术的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沉浸式体验，在故宫可以“制作”工艺品，在三星堆遗址可以“挥舞”金杖，趣味多多。

除了科技赋能，博物馆“多重身份”的转型也是此次论坛的一大重要议题。“观众到博物馆去，不仅可以观赏文物和展览，还能体验研学、观看演出、品尝咖啡、购买文创，博物馆已然成为公众旅游休闲、社会交际的文化综合体。”罗文利如此描述他见证的国博拓展服务边界的过程。正如中国丝绸博物馆推出的“国丝环球展柜”1+N模式，以出入境展览为切入点，衍生出非遗展演、学术对话、城市联动等模块，形成保护、创新、传播的良性循环。

新石器时代，绚丽的文明如同百花齐放般分布，有些在丛林深处，有些在黄土之下，有的在山巅之上……它们的智慧与我们今天的文化一脉相承，但当下它们常常以“孤立展示”的状态示人，如何让这些文化遗产成为更紧实的文化纽带，也是本次论坛“实践创新：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协同发展”分论坛的主题。“公众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从发现者到守护者……我们正在探索让文物不再是玻璃柜中冰冷的器物，而是一群有故事的朋友，一段可触摸的乡愁、一个能参

与创作的契机。”杭州相关负责人如此评价良渚大遗址保护让乡村面貌发生的改变：1995年在浙江省政府的批准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落成，而后的三十年里，良渚遗址不断扩容，从“文保特区”到良渚文化大走廊，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2000多年前的运河文化，1000多年前的径山文化、古镇文化……甚至现代的数字文化形成了一条连续的发展脉络。在良渚博物院，戴上AR眼镜便可“触摸”五千多年前的玉琮，让良渚古人的生活、玉器的制作以及古城水利系统的运转呈现在眼前；良渚文化志愿者总队中有70余名65岁以上的银发志愿者，他们在博物院和遗址公园担任讲解员，不仅介绍历史文化，更分享他们作为当地居民与这片土地发生的动人故事，让游客从文化遗产中体会到情感的温度。

作为论坛的核心配套活动，良渚文创市集火爆开场，汇聚了来自12个国家的文创品牌及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近200家国内外顶尖文创机构，同台展示从文物IP到潮流商品的创新转化。作为东道主，良渚文创展区以“5000年的生活美学”为主题，打造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空间。游客在这里不仅能通过VR设备“看见”良渚古城风貌，聆听复原的远古声响，还能亲手体验陶器制作，感受根据考古成果复原的远古气息。在国家博物馆展区，五彩凤冠拉花的咖啡和带有国家博物馆logo拉花的咖啡，成为市集上当之无愧的“人气王”。南京博物院不仅带着顶流“小粉炉”文创来到良渚文创市集，以南京博物院红墙为灵感的冰箱贴、坤舆万国图和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文创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山东博物馆携多款特色文创亮相，其中“顶流”亚醜钺、鲁国大玉璧等文物IP作为核心的创意产品，成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对话的生动写照。亚醜钺衍生文创产品不断扩容，“钺来越好”毛绒大斧子与福运小斧子等让亚醜钺上跨越千年的“笑容”以轻盈姿态融入日常；灵感来源于山东博物馆“鲁王之宝——明朱檀墓珍藏”展的“鲁王之宝”系列文创首次亮相省外，明初藩王文物化身充分体现“学术立馆+市场导向”理念的精致文创，九缝皮弁冰箱贴赤、白、青、黄、黑五行的配色尽显古人智慧，白玉花型杯冰箱贴则以树脂仿和田玉材质，还原杯体五瓣花形，触感也与玉器的温润质感高度契合。